

编者按 伴随着国际风云变幻，2008年中东、非洲形势出现了新变化，呈现出一些新特点，引起世人的广泛关注。本刊编辑部特组织下列一组年终笔谈文章，约请国内有关专家、学者对这些地区的历史、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的相关情况和重大事件进行评析，以期对读者有所裨益。

中东在动乱中 寻求稳定与发展

——专家学者纵论中东形势

彭树智（西北大学中东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在中东这样一个有悠久文明交往传统的焦点地区，在实现现代化进程中，如何重建国家核心价值观和选择何种发展模式呢？我从以下几个研究视角考察认为，（1）两个进程的交往互动。中东现代化进程经常被战争所打断，和平的艰难进程压倒了现代化进程。中东现代化是在动荡环境下进行的。内讧不已与外部强势的严重冲击使中东现代化进程陷入困境。这是当代中东文明交往的区情。（2）两种要素的交往互动。以“伊斯兰性”和“现代性”为特征的传统与现代深层次的文明交往，因上述两个进程互动而复杂化。当代伊斯兰文明复兴的周期律，已经不是过去保留原有经济条件的简单“信仰回归”，而是在新经济条件下走向文明交往的自觉复兴。“伊斯兰性”在制度文明的3个层面（政教合一的国家体制、传统宗教社团重于国家和道德价值准则的法典）都在现代化进程中逐渐变化。（3）政治文明交往的伴随者。中东近现代史的每一次伟大转折都有伊斯兰文明的变迁相伴随。“伊斯兰性”作为“现代性”的伴随者，在18世纪以来历次现代化改革浪潮中涌现。在内部和外部的文明交往互动下，在民族独立国家的制度建设中，出现了3种基本类型：土耳其凯末尔主义六大纲领基础上的新型现代民族国家，这是在伊斯兰体制与理论方面的大胆创新；阿拉伯世界的纳赛尔主义，在制度交往中禁止宗教干预政治，而宪法规定伊斯兰教为国教，伊斯兰法为立法的主要渊源之一；海湾诸国在制度文明交往中吸取西方文明和传承“伊斯兰性”的酋长制、君主制、君主立宪制和共和制为基础的宪政议会制。

关于21世纪中东现代化的走向，我认为，“伊斯兰性”与“现代性”虽常有矛盾冲突，但已深深渗入中东社会经济文化生活之中。二者不是绝对互不相容的事物。伊斯兰文明在现代化进程与和平进程中，进行着自我革新、自我丰富和自觉与时代接轨的艰巨行程。中东现代化是任何外来力量都不能代为实现的。21世纪是中东的自主选择权真正掌握在自己手中的世纪。

王京烈（中国中东学会常务理事、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洲所研究员）：中东大多数民族独立国家都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实现独立的，迄今为止已有半个多世纪了。尽管如此，受殖民主义分割殖民地、多种族和多民族因素、泛阿拉伯民族主义、伊斯兰主义的影响，多数中东民族独立国家尚未完成民族国家建设。以色列则由于受到大批移民涌入的浪潮冲击，民族国家构成、社会结构等产生了重大的变化，社会整合、民族国家建设仍有很长的路要走。要在战乱与动荡中完成民族国家建设的历史进程，中东国家的发展道路无疑将比其他地区和国家更加艰难。在面临的诸多挑战中，中东国家首先要解决“政教关系”和“民主化问题”。这是中东民族国家建设进程中贯穿始终、无法回避的问题。

不解决,就不可能实现稳定与发展。

毫无疑问,世俗化是各国政治发展的方向,宗教本身不应该、也无法承载太多的非宗教因素。犹如土耳其宪法在关于宗教问题上所规定的那样,宗教应该回到神圣的殿堂。宗教不应该被统治者所利用,也不应该被政治反对派和极端分子所利用,更不应该被西方国家用来丑化伊斯兰。土耳其在政教关系方面处理得比较好,但也一次次面临宗教势力上台和“伊斯兰化”的挑战。阿尔及利亚伊斯兰救国阵线在民主选举中险些颠覆了民族主义政权。黎巴嫩教派分权使政府难以有效运作,而各国的政治反对派也在利用宗教的旗帜进行反政府活动,从而使中东国家的政教关系更加错综复杂。这些都反映出政教分离的迫切性。

民主化是一种社会历史发展进程,必须以社会发展现实为依托,脱离了这种物质依托,民主就成了空中楼阁。美国从自身利益出发,在中东地区推行所谓的“大中东计划”,试图在伊拉克、阿富汗植入美国民主的范式,推而广之地教育中东人民。结果是伊拉克、阿富汗至今尚未摆脱战乱的阴影,被美国《外交政策》杂志列入“失败国家”(failed state)之列,分别居第二位和第八位。¹美国策动黎巴嫩搞颜色革命,压巴勒斯坦进行民主改革的结果是,黎巴嫩陷入内乱后真主党作大,哈马斯在巴勒斯坦崛起后经常与法塔赫火并。其实,中东国家一直就没有放弃改革与民主化进程,只是由于社会历史原因速度缓慢了一些。例如埃及修宪增加更多的民主内容;沙特阿拉伯近年进行了首次市政选举,并给予妇女选举权;叙利亚、约旦和摩洛哥的新一代政治领袖采取了比其前任更加民主、更加人性化的改革。未来,中东将继续呼唤民主,但是也需要“适度权威”。

杨福昌(外交部原副部长、外交学院原院长,中国前驻外大使):自1948年爆发第一次中东战争起,阿以冲突已持续了60年,至今尚未解决。自1978年埃及和以色列签署《戴维营协议》后,埃及退出战场,中东问题的主线由阿以冲突转向巴以冲突,迄今已持续30年,巴以冲突未获得解决。国际社会作出了不少努力,未见成效。解决这一问题的难点有内部的,也有外部的。

从巴以内部讲,第一,双方实力相差悬殊,“以强巴弱”的态势使和谈不可能在平等基础上进行。谈判就要有取,有予,妥协也要有资本,现在巴勒斯坦方面似乎没有什么牌可以打,单靠决议、协议说事,事实证明已没有分量。第二,双方都有激进力量,反对和谈。2007年6月,哈马斯把法塔赫赶出加沙,使巴勒斯坦这一本不强的实体又一分为二。这样一来,即使巴勒斯坦能同以色列达成一定协议,也只能在法塔赫控制的土地上实施。以色列激进派对当局的牵制主要在议会,以色列政府2008年在约旦河西岸和东耶路撒冷扩建定居点的行动,满足了激进派的要求,但与政府的承诺和有关协议精神明显相悖。奥尔默特总理即将离任,留下悬念,继任者执行什么政策,对和平进程是否有利,引起人们关切。从外部讲,美国和伊朗都在中东地区起到不容忽视的作用。美国在中东事务中起一种主导作用,为世人公认,但它行事的双重标准及一味偏袒以色列的政策,注定它不能成为一个公平的中间人。这种行为已使它在中东越来越引起人们的反感。据美国马里兰大学和佐格比2008年民意调查显示,有83%的阿拉伯人不喜欢美国。伊朗同以色列的关系一直很紧张,相互都威胁要把对方从地球上“抹掉”、“毁灭”。出于宗教原因和政策取向,伊朗同叙利亚、真主党、哈马斯的关系都很密切。伊朗反对以色列的坚决态度,对它在地区的盟友会起到一定的牵制作用。

国际社会希望巴以冲突这个热点问题早日解决。问题解决了,以色列的安全可以有保证;巴勒斯坦也可以着手发展经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美国才能挽回一些在中东地区低下的民意,减少恐怖的威胁。所以,对有关各方来讲,应把解决这个问题当做一个大局来看待,事关大局,不适应的政策应调整,一些次要的考虑均应让步。现在世界各国都在打拼经济,巴以冲突的持续有悖于世界发展的大潮。总之,在解决巴以冲突问题上,要有大局观,也要有紧迫感。

¹ See http://www.foreignpolicy.com/story/ms.php?story_id=386&page=7

杨鸿玺（中国当代世界研究中心研究员、牛津大学伊斯兰研究中心客座研究员）：2008年，中东总体形势较2007年有所缓和，美国对中东政策直接影响该地区局势发展，布什2次和赖斯4次访问中东，希望在推动解决巴以问题、伊拉克问题方面取得进展乃至突破，并寻求孤立伊朗，但效果很有限，有关方面等待美国新政府调整政策的心态突出。以美国大选为重要结点，中东面临重大调整。因为美国现行对中东政策严重掣肘其战略运筹空间。对于长期的紧张局势，中东承受不起，美国也承受不起，中东局势走向总体缓和的可能性较大。如果美国对中东政策出现大转折，中东和平进程有望进入良性轨道，美国与伊朗、伊斯兰世界的关系有望得到大幅度缓和，美国与极端组织势力的关系不会如此紧张。2008年11月，贝拉克·奥巴马以大比例优势赢得总统大选，预计他入主白宫基本就绪后将对布什政府的中东政策进行战略性调整，美国的对伊朗、对伊拉克、对中东和谈、对阿富汗，以及反恐政策都将遭遇深度变革。

美国与伊朗关系尽管几度相当紧张，但美国和以色列与伊朗没有像2007年那样一触即发的态势，最终没有兵戎相见。美国于2008年3月推动联合国安理会通过进一步制裁伊朗的第1803号决议，但伊朗表示决不放弃核权利。西方的制裁影响有限，伊朗几度以军事演习、导弹试射、外交声明等示强。伊朗内部政治高层也是稳固的，在核问题上也基本保持一致政策。同时其言行留有余地，一再希望与美国缓和关系，并继续以谈判进行周旋，力图以拖延战略等待美国新政府上台。布什政府几度发出策略性缓和信号，如表示要在伊朗设立外交代表处、推动美国与伊朗进行副外长级会谈，但没能进行战略性调整。未来美伊两国关系不会以武力告终，而会以和解结束。即将组成的美国新政府存在大幅度调整对伊朗政策的可能性。对伊朗政策是美国在中东困局的重要钥匙，也是缓解伊拉克局势的重要因素，并直接关系到中东多个热点的走势。

中东和谈不会取得实质性进展。巴以和谈不可能取得实质性进展。由于巴勒斯坦内部法塔赫控制约旦河西岸、 Hamas控制加沙的事实分裂局面没有改变，在无哈马斯参与的情况下，巴以谈判难以取得进展。以色列奥尔默特政府地位不稳固，政府多次威胁对伊朗动武更多是转移国内注意力，奥尔默特不得不表示于2008年9月辞职，以色列政坛进入新的不稳定时期，并直接影响到阿以谈判，巴以双方不可能在2008年底达成一揽子协议。以色列与叙利亚在土耳其的斡旋下展开非直接谈判，试图离间叙利亚与伊朗的盟友关系，减弱叙利亚对黎巴嫩局势的干预，同时推进巴以谈判。叙利亚也表现出与以色列和西方改善关系的愿望，引起伊朗的不满。以叙两国谈判没能解决实质性问题，叙利亚顾忌伊朗，没有走得太远，总统巴沙尔在核问题紧张的情况下于8月初访问伊朗。

伊拉克局势有所好转。尽管伊拉克仍不时发生爆炸事件，但美军经过增兵，以及策略调整后，宏观控制伊拉克安全局势的能力有所增强。美国和伊拉克政府谈判美军驻伊拉克期限问题，但存在严重分歧。伊拉克政府日益体现出独立的一面，拒绝有损伊拉克主权的美国要求。布什政府于2007年7月底同意考虑进一步减少驻伊拉克美军人数和留驻期限，但拒绝给美军撤离设定硬性时间表，双方之间围绕驻军和撤军问题的谈判一直没有达成正式协议。实质性的伊拉克政策转机要看美国新政府，奥巴马反对伊拉克战争，如果奥巴马政府采取注重多边合作与和解优先的政策，缓和几年来美国与伊斯兰世界的对立情绪，尤其是在美国缓和与伊朗关系的情况下，辅以伊拉克周边温和阿拉伯国家的斡旋，则伊拉克局势有望出现根本好转。奥巴马强调驻伊拉克美军应在16个月内撤出，并抽调部分兵力增援阿富汗，加强对阿富汗局势的控制。

虚高的国际油价有望缓解。2008年7月11日，石油价格最高达147美元，之后出现波浪式剧烈下跌，11月初接近每桶60美元。剥离虚拟的油价虚高，能源问题逐步回归实质面貌。能源蕴藏富国发展得益于高油价，非产油国的日子仍然不好过，这样的态势不会持久。尽管因为地缘紧张仍导致油价可能的起伏，但伴随美国与伊朗关系改善、中东局势逐步稳定，以及金融危机继续发展，油价大幅回落存在必然性和客观性。加之世界石油储量丰沛，以及维持稳定的产能等因素，国际油价2008年底达到50多美元大有希望，2009~2010年回归到30~40美元也可期待。

西方勿要给苏丹局势添乱。正在有关各方共同努力推进问题的政治解决时,国际刑事法院检察官公开起诉苏丹领导人,严重损害联合国与苏丹政府之间的政治互信与合作氛围,损及达尔富尔地区脆弱、动荡的安全局势,遭到了非盟、阿盟、伊斯兰会议组织、不结盟运动等广泛批评,许多国家支持联合国安理会尽快采取措施,以中止国际刑事法院起诉苏丹领导人。

马丽蓉(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副所长、教授、《阿拉伯世界研究》副主编):安那波利斯中东和会曾令国际社会对巴以和平前景满怀期待,但因哈马斯的缺席谈判、奥尔默特的辞职、犹太定居点的扩建和以巴武力冲突不断等原因使中东和谈进程举步维艰,布什政府欲借巴以和谈挽回党派政治遗产的梦想几近落空;伊拉克战争爆发五年来的事实不断证明,美国不仅在伊拉克输掉了软硬实力,还使伊朗成了真正赢家,更激化了伊斯兰内部的教派矛盾,“伊拉克恐怖泥潭”更成为全球穆斯林滋生仇视美国情绪的重要诱因;伊朗核危机的不断升级致使伊朗与美以对峙、剑拔弩张,执意欲“和平拥核”的伊朗既频繁展开全方位外交策略,又不断强化与伊拉克什叶派执政者和真主党等伊斯兰激进组织的深度联系,在确立地区霸主的基础上力争伊斯兰世界的领袖地位;叙黎纠葛、达尔富尔内乱及巴基斯坦政坛变故等凸显阿拉伯-伊斯兰问题的复杂性,美欧穆斯林移民问题则折射出阿拉伯-伊斯兰问题的外溢性,美国大选甚至相关首脑辞职所致变数将加深解决阿拉伯-伊斯兰问题的莫测性。

但以下几点仍可预判:(1)阿拉伯-伊斯兰世界软(伊斯兰教)硬(能源)两大资源将继续影响全球政治、经济、文化及安全等形势的发展,并随大国对中东战略空间的扩展而不断凸显其影响力;(2)能否剥离美国主导的全球“反恐战争”的宗教、种族外衣,将影响到美国与阿拉伯关系的改善、穆斯林反美情绪的平抑,甚至影响到全球恐怖治理等的最终实现;(3)美以同盟关系影响了巴勒斯坦问题的公正解决,也妨害了美国与阿拉伯关系的发展,更危及了美以国土安全,故此战略怪圈引发美以内部质疑实不为怪;(4)美欧对中东的立场渐趋多元,阿拉伯-伊斯兰国家难以形成对抗西方的合力与融入全球化的实力,内外因素造成阿拉伯-伊斯兰问题的解决将显现出多边色彩,俄、中两国继续发挥制衡作用,但中国的建设性平衡作用将更加突出,俄、美两国在中东舞台的软竞争也会影响阿拉伯-伊斯兰问题的解决进程。

赵国忠(中国中东学会顾问、研究员):2008年中东军事形势比往年缓和,但也存在一些不稳定因素。第一季度巴以武装冲突比较激烈,特别是以色列军队空袭哈马斯控制的加沙地区,并实施封锁。布什为了在卸任前取得政绩曾3次访问中东,力促巴以达成协议。以色列也主动与法塔赫、哈马斯甚至叙利亚、黎真主党进行和谈,但都没有取得任何实质性进展。

关于伊朗核问题,美、以两国虽一再扬言要对伊朗进行军事打击,但不得不考虑由此产生的严重后果而引而不发。联合国至今虽通过了3项逐渐加强制裁的决议,但没能迫使伊朗放弃铀浓缩活动。伊朗已安装了4000台离心机,¹布什尔核电站将于年内投入运行,伊朗还要再建一座,并积极研制新型弹道导弹。在军事威胁、经济制裁均未奏效的情况下,伊朗核问题只能通过谈判解决。伊拉克局势由于美国增加围剿兵力、确定重点地区,分化反美武装,争取逊尼派、稳住萨德尔派,集中打击基地组织而有所缓和。自2007年1月至2008年8月,美军士兵死亡上千人。美军驻伊拉克兵力已从2007年春季的16.8万人减至目前的14.6万人。据美伊初步协议,美军可能在2010年前后从伊拉克撤走。在伊拉克局势趋向缓和的同时,阿富汗局势凸显紧张。塔利班武装正是乘美军深陷伊拉克、美国与伊朗关系紧张、北约各国又不愿向阿富汗增兵之机得以发展的。塔利班东山再起已成为不争的事实。据悉,2008年1~8月,已有178名联军士兵丧生,其中美军有96人。^④目前北约驻阿富汗部队

¹ 美联社德黑兰2008年8月29日讯。

^④ 《环球时报》2008年8月22日。

有 2.6 万余人，美军也有 2.5 万人，¹ 但兵力严重不足，仅控制阿富汗首都喀布尔及其附近地区。在此情况下，布什政府已决定向阿富汗增兵 1.5 万人，并计划于 2009 年在阿富汗南部设立一个统一指挥部，由一名美国将军接管在阿富汗的所有军事行动，以加强对塔利班武装的围剿。

由此看来，美国从伊拉克撤军势在必行，只是时间和规模问题。而阿富汗局势将可能更趋紧张。

黄民兴（西北大学中东研究所副所长、教授）：2008 年伊拉克的总体形势趋于稳定。主要表现在下列方面：（1）安全形势有所好转。美国军方最新数字显示，伊拉克的暴力事件已减少至四年多来的最低水平，说明美国增兵产生一定效果。其他原因在于，基地组织受到沉重打击，美军加强了与包括逊尼派在内的民众的联系等。（2）美国对伊拉克政策出现重大转折。12 月，联合国规定的托管期即将结束，美伊谈判代表因此新近达成一项安全协议草案作为美军驻留依据。草案规定，如果伊拉克安全形势继续好转，美军最早将于 2009 年 6 月 30 日前离开伊拉克城市，并在 2011 年底完全撤出伊拉克。这一协议是在伊拉克政府施压的情况下达成的，美国也可能有为本国大选助选考虑。（3）石油生产逐步恢复。袭击输油管事件从 2007 年平均每月 30 起减少到 2008 年 5 月的 4 起，伊拉克在 5 月的石油日出口量突破 200 万桶，接近战前最高水平（250 万桶）。8 月，伊拉克已恢复石油勘探，并开始筹划向外资开放油田事宜。（4）外交逐步摆脱孤立。如伊拉克在 2008 年 2 月在沙特阿拉伯重开大使馆，而沙特也计划恢复驻伊拉克大使馆。当然，也有一些负面情况，像美国与伊朗关系仍不确定，政治和解，以及伊拉克军队、警察等国家机器的重建问题，经济重建仍未见明显成效，等等。

2009 年，美国将开始新的总统任期，美国对伊拉克政策将面临是否调整的问题。但估计不会有大的变动。伊拉克的总体形势预计将保持 2008 年的势头，并继续缓慢改善。

刘月琴（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洲所研究员）：2008 年，美国幕后操控伊拉克石油资源被频频曝光。而布什政府始终不承认攫取伊拉克石油的战争目的，但美国为攫取伊拉克的石油资源，于 2007 年为伊拉克打造了新《伊拉克石油法》。据这份法案，伊拉克石油产业将向外国投资者开放，美、英石油巨头有望在伊拉克获得 30 年石油开采权。伊拉克现有 80 个油田中的 65 个，以及未来勘探的油田，将交由外国石油公司开发经营，伊拉克将与它们签署“产量分成协议”，合同期将达 15~35 年不等。外国石油公司最初的利益分成将达 60%~75% 的利润，直到收回全部开采成本后，再继续按 20% 的利润提取。伊拉克政府同外国公司签订的油田合同开采期限为 25~40 年。这就意味着它们将会卷走伊拉克绝大部分石油收益，同时，它们将享有伊拉克石油资源掌控权，而且它们的收益将大大超出产油国的收益，而伊拉克政府将丧失大部分石油经济主权。按新石油法草案规定，成立由伊拉克总理领导、国内外专家组成的联邦油气委员会，统一审批伊拉克油气项目合同。显而易见，大量英、美专家的介入，无疑是把伊拉克的石油财富交给西方人管理。

布什家族代表美国石油商、军火商和投资商三大派别的利益，即石油利益，他们将自己的利益等同于国家利益，为此不惜对他国动武。一旦这些利益全部实现后，美国在伊拉克所付出的巨大代价将会被证明是值得的。因此，《伊拉克石油法》完全是“美国制造”。慑于美国的强大压力，马利基政府于 2007 年 2 月批准了新石油法案，并交由议会最终审批。新石油法草案公布后，受到伊拉克国内多方坚决反对和激烈批评。截至 2008 年 9 月，《伊拉克石油法》草案一直在议会待批。2008 年后，布什政府急于新石油法案的最终批准，甚至敦促马利基政府可先进行合同洽谈。6 月 30 日，伊拉克宣布：将面向全球招标，允许外国石油公司在 6 个油田和 2 个气田从事开采活动；来自美、英、法五大石油巨头中得“头彩”，获首批 5 个短期油田服务合同。伊拉克战后，美国等一些西方国家石油集

¹ *The Military Balance 2008*, pp. 338-339

团一直活跃在伊拉克石油领域，伊拉克战争可以说是美国为石油而发动的一场侵略战争。

李伟建（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西亚非洲研究室主任、研究员）：2007年，美国与伊朗围绕核问题几度交锋，但双方斗而不破，避免局面失控，客观上也是为后布什和后内贾德时代美、伊两国关系的改善留下了一线希望。美欧关系近来有所缓和，但总体上，欧洲主要国家的新领导人都把目光放在了后布什时代，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欧洲在伊朗问题上仍将与布什的政策保持距离。除非发生意外，布什任期内美国对伊朗动武的可能性已经不大，伊朗也不会对布什施加的压力政策做出妥协，但着眼于后布什时代，伊朗不会主动激化与美国的矛盾。

2008年，围绕伊朗核问题，有两方面的事态发展值得关注：一是6月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最高代表索拉纳代表六国外长向伊朗提交了关于伊朗核问题复谈方案。该方案在2006年方案的基础上增加了更多的优惠条件，前提是伊朗同意放弃铀浓缩权利。此后，伊朗与索拉纳及六国外交官举行了会谈，但伊朗未就上述方案作出明确答复，伊朗领导人在公开场合也再次重申了不放弃铀核浓缩活动的立场。二是以色列和伊朗一度进行了针对性很强的军事演习，外界称以色列将空袭伊朗核设施，伊朗以试射中短程导弹相对应。以色列如此高调，是不愿看到对伊朗施压失去势头。在美国未开绿灯的情况下，以色列想打也打不起来。现实形势与当年以色列轰炸伊拉克核设施已不可同日而语。以上两个事态发展表明了伊朗核问题的现状：谈不拢，也打不起来。此现状将至少维持到2008年底。我们说，伊朗核问题的实质是美伊关系问题。其事态将如何变化，令人们拭目以待。

李绍先（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副院长、研究员）：库尔德人总数约3000万，主要分布在土耳其、伊拉克、伊朗和叙利亚四国交界地区（又称“库尔德斯坦”）。库尔德人是中东最古老民族之一，也是当代中东五大主体民族（阿拉伯人、波斯人、土耳其人、库尔德人和犹太人）中唯一从未建立自己民族国家的主体民族。伊拉克战争后，库尔德问题凸显是中东最大政治生态变化之一。

海湾战争和伊拉克战争在库尔德人的数千年历史变迁中具有里程碑意义。1991年海湾战争后，伊拉克库尔德人在美国建立的“安全区”得到庇护，建立了库尔德自治政府，成为事实上的“国中之国”。2003年伊拉克战争后，库尔德人历史性地成为伊拉克权力政治中的主角之一，除了在伊拉克北部库尔德族占优的三省建立起具有“国家雏形”的自治实体外，库尔德运动领袖之一、“库尔德斯坦爱国联盟”主席贾拉勒·塔拉巴尼还成为国家总统。

伊拉克库尔德人地位的改变在土耳其、伊朗和叙利亚等国引发了连锁反应。在土耳其，库尔德工人党（PKK）武装分裂活动重新抬头，利用土伊边界伊方一侧频频向土耳其境内发动恐怖袭击。2008年2月，土耳其军队大规模越境进入伊拉克，袭击了库工党武装约300个据点，打死约240名武装人员。土耳其此举既为减轻来自库工党的武力威胁，也是敲山震虎，警告伊拉克库尔德人不要寻求独立，提醒美国、伊拉克，以及伊拉克库尔德地区政府约束库工党。在伊朗，近年活跃于伊拉克境内以“库尔德自由生命党”（PJAK）为首的伊朗库尔德反政府武装，频繁从伊拉克渗透到伊朗境内，从事武装破坏活动，迫使伊朗经常对该组织设在伊拉克境内的营地实施炮击。伊朗还与土耳其多次联合实施打击行动。伊朗的库尔德反政府武装重新活跃，既因受到伊拉克库尔德人成功的刺激，也与美国、以色列情报机构的幕后支持密切相关。在叙利亚，库尔德人口相对较少，但近年也接连发生两起大规模骚乱活动，迫使叙利亚政府不得不采取措施改善库尔德人境遇。

从目前情况看，库尔德问题已成为多事的中东地区新的危机爆发点，并随时可能牵动伊拉克、土耳其、伊朗和叙利亚关系的变化。从整体看，尽管伊拉克库尔德人的成功大大刺激了库尔德人——特别是土耳其库尔德人——建国的梦想，但在可预见的将来出现一个“库尔德斯坦国”的可能性几乎为零。未来，伊拉克国家的走向是分还是合，将成为影响库尔德问题发展的关键因素。

杨光 (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洲所所长、研究员、《西亚非洲》主编): 2008年影响世界经济大局的一个突出事件是, 国际油价继续剧烈震荡, 7月11日攀上每桶147.27美元历史最高点, 10月6日已重新跌破每桶90美元。在国际油价的急剧变化中, 我们不难看到中东因素的重大影响。从油价上涨的深层原因来看, 一个因素涉及国际石油供求关系的基本面, 即随着多年全球性石油需求增长和石油勘探开发投资不足, 以中东国家为主的石油输出国组织的剩余生产能力近年急剧下降, 乃至接近枯竭, 以致国际石油市场满足世界石油需求增长的能力, 特别是应对石油供应中断风险的能力急剧弱化。另一个因素涉及地缘政治, 即中东的一些主要石油资源国政治局势不稳定, 特别是伊朗核问题导致美国与伊朗剑拔弩张, 发生新冲突并导致石油供应中断, 风险不断增大。这些因素的发展给国际石油市场的投机炒作提供了机会, 导致国际油价节节攀升。2008年下半年国际油价出现跌势, 在很大程度上是这两个因素向相反的方向变化的结果。7月下旬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发表《最新世界经济展望》, 大幅调低发达国家第四季度经济增长率; 美国国务卿赖斯声称坚决以外交方式解决伊朗核问题, 美国副国务卿伯恩斯出席在日内瓦举行的有伊朗代表参加的核问题谈判。这些事件向市场发出了世界石油需求压力可能减少和美国与伊朗发生冲突的危险可能暂时远去的信号, 国际油价顿时出现拐点。中东(西亚)占世界石油探明储量的61%, 仍有巨大开发潜力。国际油价剧烈震荡提示我们, 维护国际石油供应安全, 应当充分重视中东因素, 特别需要致力于缓和伊朗和伊拉克等主要石油资源国的地缘政治紧张状况, 并与这些国家, 以及沙特阿拉伯和科威特等主要石油资源国在石油工业上游领域开展勘探开发合作。

(责任编辑: 徐拓 责任校对: 成红)

• 资料库 •

2006年和2007年 西亚主要国家天然气储产量

(单位: 亿立方米)

国家或地区	估计探明储量		产量	
	2007年1月1日	2008年1月1日	2006年	2007年
伊朗	275 807.58	268 501.79	909.83	841.01
卡塔尔	257 826.29	256 353.80	389.93	516.79
沙特阿拉伯	67 819.22	71 530.72	592.96	553.60
阿拉伯联合酋长国	60 711.65	60 711.65	444.58	446.56
伊拉克	31 715.04	31 698.05	17.53	16.57
科威特	15 432.77	15 720.18	103.78	105.06
阿曼	8 495.10	8 495.10	196.94	191.71
也门	4 785.57	4 785.57	--	--
西亚总计	726 624.98	721 772.01	2 822.19	2 848.78

Source: *Oil Gas Journal*, 10 March 2008, 24 December 2007.

(筱雪 摘编)